

[俄]弗·瓦·卡尔波夫 著
高苑 焦广田 译

特工生涯

ВЫБЫТИ
ПРОБЛЕМА

五年监禁

死囚临刑逃生

屡立战功

荣膺红星勋章

特工生涯

充满屈辱苦痛



特工生涯

[俄]弗·瓦·卡尔波夫 著
高苑 焦广田 译

СУДЬБА РАЗВЕДЧИКА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特工生涯/(俄罗斯)卡尔波夫著;高苑,焦广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9

ISBN 7-5327-3096-4

I.特... II.①卡...②高...③焦... III.长
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7372 号

В. Карпов

СУДЬБА РАЗВЕДЧИКА

本书根据俄罗斯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ВЕЧЕ》,

Москва, 2000 年版译出

简体字中文版权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帮助获得

图字:09-2001-410

本书全部内容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事先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的转载、连载或复制

特工生涯

[俄]弗·瓦·卡尔波夫 著

高苑 焦广田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场南印刷厂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9.25 插页:2 字数:473,000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5327-3096-4/I·1794

定价:32.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列夫·托尔斯泰积其长期、丰富的创作经验,临终前得出结论:以他和他同时代人的旧创作方法已经无法写作。饱经各种苦难、欢乐的生活和人们的真实命运,将成为文学作品的内容。

任何一个作家都臆想不出人们日常生活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和刻骨铭心的感受。

托尔斯泰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我觉得,随着岁月的推移,总的来说,文学作品将不再杜撰。凭空编造某个虚构人物如伊万·伊万诺维奇或玛丽娅·彼得罗芙娜的故事,问心有愧。如果说有作家虚构的话,那么,他们也不是杜撰,而仅仅是讲述他们在生活中耳闻目睹的意义重大或引人入胜的人和事。”

《特工生涯》一书中,没有杜撰的情节,只是几个人物用了化名。书里讲述的内容,虽说让人觉得一个人不可能有如此不可思议的生活经历,但都确有其事。作者不仅是见证者,而且是参与者,有时还是书中记述的许多情报任务的执行者。

不过,本书不是回忆录,而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书里有文学所特有的对主人公及其言行举止的多层次描写,有作者的概括和思考,还有对书中人物经历的历史事件的描述。

特工罗马什金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生活经历,丝毫不逊于悬念

叠起、险象环生的侦探小说。

本书用比较轻松的风格写成,没有对主人公的感受作深刻的心理描写,这是生动的情节所要求的,这也是各章节都用了醒目标题的缘故。不过,我再次重申,本书不是回忆录,也不是侦探小说,而是传统意义上的严肃的纪实文学,因为它写的是一个特工半个多世纪的生活经历,涉及到大量历史事件,也写了许多故事,以此说明主人公具体参与了这些事件——每个人都为历史的篝火添了一把干柴。

但愿读者在书末看到写作日期为 1970 至 2000 年时不要感到奇怪。本书的创作时间确实很长。1972 年第 1 版时,删去了头几章,因为当时还不能写集中营、惩戒连以及其它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的阴暗面,当时以删节本出版,书名《抓活的》,曾数度再版。书的第 3 部分写罗马什金在情报总局的工作,写间谍活动,出于保密考虑,当时既不能写,也不能出版。不过,时过境迁,许多事情已经不是秘密,所以,这次写出了第 3 部分。为了不给至今仍在活动的情报部门造成危害,我对书中的人名和城市名作了改动,对某些内容也作了保密处理。总之,本书的写作一直持续了这么多年,现在才第一次按我多年前的设想出版。

作者

又及:本书前一版本(1998 年)以主人公罗马什金牺牲为结尾。书出版后我收到数百封读者来信和朋友熟人的大量请求:“别让罗马什金牺牲,我们喜欢他,不想和他道别。”我满足大家的愿望。记得文学中有这样的先例,俄罗斯作家伊利夫和彼得罗夫在合著的小说中,让主人公奥斯塔普·宾杰尔牺牲了,但在接下来的另一部小说中又让主人公起死回生。我写续集的素材并不比他们少,所以,亲爱的读者,这次我改写了结尾部分,让罗马什金活着,让他在续集中再和你们交往若干年。再见!

目 次

前言	1
从幸运儿到死囚仅一步之遥	1
逼上贼船	25
又是枪毙	57
以死战赎罪未必会战死	71
这就是前线	84
我们现在死为时尚早	121
抓活的	169
特殊任务	198
斯大林格勒的回声	222
库尔斯克突出部大转折	266
又是政治问题	332
独闯虎穴	356
休假探母	379
这就是出国作战	433
胜利的喜悦	486
侦察机关没有和平时期	510
特别秘密的任务	530

罗马什金不知情	548
又是抓活的!	556
可履薄冰	569
生活在继续	584
永远保密	591
课堂讨论	598

从幸运儿到死囚仅一步之遥

让人难以置信,所有这一切竟是他一个人的经历。且看他生活中的几个片断。

……正在进行拳击比赛。擂台设在马戏院的舞台上。裁判又举起一个获胜者的手。观众鼓掌,欢呼,有人兴奋地吹起了口哨。这个拳击手是个年纪很轻的小伙子,精湛的拳术十分招人青睐,仅两个回合就把对手击倒在地。他身材挺拔、匀称,由于大汗淋漓,浑身熠熠生辉,活像座青铜雕塑,脸上挂着笑容,为胜利而高兴。此人便是罗马什金。

现在是另一番情景。在监狱的澡堂里,冰冷的流水下躺着一个人,他已经失去知觉,鼻子和嘴里向外淌着鲜血和污物。三个审讯人刚刚殴打逼供,他们用脚踢,径直用穿着长筒靴的脚在他身上没命地乱踢。后来看守把他拖到这里,拖进监狱的澡堂,扔到水龙头下,用冰冷的凉水浇。装着铁栅栏、玻璃早已破碎的窗户外,窗台上还残留着脏雪。躺在冰冷的流水下的人是罗马什金,就是拳击台上那个英俊的运动员……

……在西伯利亚的一座集中营里,一伙服刑的强盗和凶杀犯在监号里大打出手,一把明晃晃的匕首照黑帮老大“大灰熊”的胸口刺去,这一刀可能是致命的,突然,一个犯人像守门员似的从上铺一跃

而起，朝握刀的手扑去，顺势将刀挡开。此人又是罗马什金。

在加里宁方面军，六个受惩戒的军人站在枪口下被执行枪决。其中一个死囚就是罗马什金。

一个苏联间谍经常在英国出没，英国反间谍机关一直抓不住。追捕持续了数年，罗马什金始终没有落网。

对命运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认为一切都是天意注定的，另一种则相反，认为宿命论与人的自由水火不容。

毫无疑问，命运不是先天注定的，不是必将发生的，命运是走过的、已经成为往事的经历，当蓦然回首时，有人会发现往事无踪无迹，心中不解：生活为什么会是这样？有人会毛骨悚然，不禁愕然：所有这一切难道发生过？！

罗马什金的命运是一辈子出生入死，尽显英雄本色！

这句话有几层含义，如果从饱经磨难方面说，他经历过席卷众多民族和国家的战争灾难，这句话还说明，他有应对别人难以承受之危险且屡屡化险为夷的大智大勇。弗拉基米尔·达里在他编纂的著名词典中，列举了一长串智勇的近义词：临危不惧、足智多谋、智勇双全、机智勇敢、智勇过人、剽悍勇猛、生死置之度外、英勇果敢。

当罗马什金风华正茂、初出茅庐之时，他身上还不具备这些素质，不过，当他经历过复杂的人生道路之后，他不仅拥有了这一切，而且尽显英雄本色。

罗马什金大名叫瓦西里，小名叫瓦夏，出生于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籍贯奥伦堡，老宅是祖父米哈伊尔·加夫里洛维奇（一个亚伊克河流域哥萨克）在日俄战争后建造的。祖父身材健壮，一头浅褐色浓密蓬乱的头发，性格坚强，作战勇猛，得过两枚乔治十字勋章和一枚奖章，还获得上尉军衔。爷爷照看过孙子瓦夏，总是喂他肉馅饺子，根本不听女人们的尖声反对：“千万不能给婴儿喂这么硬的东西！”老人冷笑一声，一挥手把女人撵开，说道：“……我可不喂他嚼碎的饭。小子得长劲，吃你们的奶哪能长劲。他是俄罗斯人，就得吃肉馅饺子。”

米哈伊尔·加夫里洛维奇疼爱孙子的日子没几年，当然，他活到

了瓦夏会走路,他经常牵着小孙子粉红色的小手逛公园,瓦夏 4 岁时,他患上一种当时的不治之症,一命呜呼了。

瓦夏的父亲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卫国战争时,也曾跃马挥刀,驰骋沙场,不过,他是所谓的都市派哥萨克,没在哥萨克人村镇上生活过,从小在奥伦堡长大,在奥伦堡上学。他长得和父亲一样,体态匀称,一头茂密蓬乱的浅褐色鬈发,一双蓝灰色泛着愉快调皮神情的眼睛。

婚姻大事他没有想过,因为兵荒马乱,顾不上。

假若那个姑娘没从彼得堡逃难来到奥伦堡,瓦夏也许根本不会来到世上。这个姑娘叫娜佳,出身于书香门第,中学毕业,会法语和罗马尼亚语。

娜佳的父亲是公证员,母亲是一所寄宿学校的毕业生,他们总想让自己的子女娜佳和谢尔盖接受良好的教育。还在孩子们读中学时,每到夏季,他们就送孩子去法国和罗马尼亚学习语言,用母亲的话说,也是“为了开阔眼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母亲死于伤寒,父亲因思念夫人抑郁而终,哥哥谢尔盖在前线失踪,他当时已是上尉军官。

为了逃避饥荒,娜佳跟着邻居马蒂尔达·尼古拉耶芙娜,一位将军的遗孀,由彼得堡来到奥伦堡,她们在罗马什金家每人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来。

她们来到奥伦堡的那一年,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正干红军,和杜托夫白匪打仗。有一次他回家探望父母,挎着马刀,穿着马靴,踏着楼梯,咚咚地上了二层楼。第一次见面,这个额上垂着一绺鬈发、一双蓝灰色眼睛流露着调皮神情的剽悍小伙子就完全征服了首都来的小姐。之后,他又赴前线打仗,她则默默地祈祷,求上帝保佑这个人,因为她意识到,自己遇上了终生相伴的人。

这个久经沙场的剽悍小伙子看上了美丽的彼得堡姑娘,这次见面后,小伙子对父母的“关心”倍增,他经常回家探望老人,回家的结

果是娜佳生下了儿子,即本书的主人公瓦夏,这是1920年夏天的事。这下可闯了大祸:既没在教堂举行婚礼,也没登记结婚,突然生下了孩子!在那个年代,不准红军军人在教堂举行婚礼。到结婚登记处登记?结婚登记处在哪儿?

每次见面来去匆匆,两人彼此看都看不够,为命运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喜都喜不够,哪有空去结婚登记处登记?他俩互诉衷情,他对她说:“谢谢你,可爱的人,给我生了个儿子。”她回答说:“可你给了我幸福。”

这就是罗马什金降生人间的来龙去脉。虽说他是非婚生子,野合的结晶,但是爷爷米哈伊尔·加夫里洛维奇和奶奶阿尼西娅·鲍里索芙娜按照东正教习惯,欢天喜地地给他行了洗礼,抱回了罗马什金家。

我们应当说说瓦夏的两个特长,这两个特长对他以后的生活起了一定的作用。

还在上小学时,瓦夏就显露出诗歌天赋。6年级时他已经有了一本厚达100页的自编诗选,上面工工整整地誊写着自己写的诗歌。有一次,语文老师泰西娅·彼得罗芙娜偶然发现了这本诗选,她看了几首诗后,问瓦夏她可否拿回家仔细阅读。瓦夏受宠若惊,窘得满脸通红,急忙答应了。第二天下课后,泰西娅·彼得罗芙娜让其他孩子们回家,要瓦夏留在教室里。

等孩子们走后,老师叫瓦夏在自己桌旁坐下,然后端详着他,语重心长地说:

“瓦夏,你应当明白,这是千真万确的,你有天赋。”

关于罗马什金写诗的事,后面我们还会多次谈及,所以我们现在把话题转到影响他一生的第二个重要特长上。

瓦夏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喜欢看托·梅·里德、维克多·雨果和欧·亨利的书,不过,他最爱看的还是杰克·伦敦的书,尤其是写拳击手的小说。《墨西哥人》这本小说简直把瓦夏迷住了,每当他翻阅到墨西哥青年利威拉与大名鼎鼎的拳坛高手丹尼较量的段落时,心里总是

紧张得要命。若干年之后,每每陷入绝境之时,他往往想起那个墨西哥青年,这使他增添了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的力量。

在奥伦堡的时候,他不止一次怀着有增无减的激动心情翻阅杰克·伦敦的小说。有一次瓦夏撞上了好运,这次机遇恰恰是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派上用场的第二个特长的成因。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5年,大办少年宫的浪潮席卷全国,奥伦堡也办起了少年宫。有一次,瓦夏走在中心苏维埃大街上,看到了少年宫的布告,少年宫建议少先队员们任选一个课外活动小组:航空模型、文学、绘画和雕塑。突然,瓦夏看到了几行字,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布告上写着:

“拳击——愿参加者请找悉尼·迪克同志”。瓦夏不是走着,而是一溜烟地跑着去找这个迪克。在他的想象中,迪克应当是个鼻骨做过手术、满身疙瘩肉的壮汉。当他看到迪克原来是个白头发的瘦小老头时,真是失望极了。不过,老头的鼻子确实做过手术,而且还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还是在十月革命前,在一次大赛时,他随拳击队来到俄罗斯,但是,在莫斯科第一次交手便断了一根手指,没法上拳台了。这个倒霉鬼没有引起观众更多注意,因为缺了他比赛能照常进行,老板为了节省旅馆费和回国路费,一脚把他踢出了门,说:“自己去挣回国的路费吧,我在你身上花的钱够多的了,我是带你来赚钱的,你倒成了个累赘。”

迪克在俄罗斯拳击协会当了教练,在那里,他的专业知识不仅有了用武之地,而且在物质上也有丰厚回报。因为收入不菲,迪克心想:干嘛走?回国干也不会给我这么多薪水。再干几年,攒一笔大钱后回国。本来可以攒上一笔钱,但是十月革命爆发了。俄罗斯人再也顾不上拳击,一场搏斗不是在拳台上而是在全国展开了。迪克没有袖手旁观,他的阶级本性迸发了。在美国时他在工厂务工,所以报名参加了国际连,随部队作战,一直打到奥伦堡。国内战争结束后,他在这里住下来,等待回国的良机。后来,又在奥伦堡落了户,成了家,有了妻室和子女。他在狄纳莫体协当教练,后来还在少年宫兼任

教练。

在少年宫,他和孩子们彼此处得很好。他从早到晚和他们泡在一起,既是他们的良师又是他们的益友。至战争爆发,迪克培养出不少优秀拳击手,甚至出过各种比赛的冠军,瓦夏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是全州的拳王。

瓦夏后来既没有成为著名诗人,也没有成为闻名的拳击冠军,其原因不仅是爆发了战争,而且在德国进犯前,他遇上了几桩大事。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当年,奥伦堡称契卡洛夫市,是为了纪念神话般的飞行员契卡洛夫,该市有一所军事航校。那个年代军人职业是最受崇敬的职业,身着天蓝色制服和白衬衫、系着领带、袖口上绣着金色飞翼的军官飞行员,不仅能赢得姑娘们的芳心,而且也让小伙子们羡慕不已,瓦夏也不例外,他写了他生平的第一个报告,申请报考军事航校,他的申请得到批准。考试竞争非常激烈,8名考生仅录取1人。瓦夏轻轻松松地过了关,因为他的学业优良,而且对对应考的课目专门作了准备。他以全优的成绩通过了全部应考课目,但是医生突然发现,他右眼的视力比左眼弱1%。这对飞行员来说是不行的。既然有8个视力没一点毛病的考生竞争一个名额,干嘛要录取他?

考试委员会的人于心不忍,认为考试那么难,他考得那么好,而且还是个运动员,肯定会出息成优秀指挥员,于是建议他上步兵学校,上步兵学校他的视力合格。

瓦夏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像往常一样少言寡语,说:“你看怎么合适就怎么办。”母亲围着儿子团团转,她知道儿子心里不好受,安慰说:“当陆军军官也挺好的。你大舅就是陆军军官,多么英俊潇洒!等你一长胡子,准保成了仪表堂堂的大尉军官。”

瓦夏很想当一名军人,所以接受了考试委员会的建议。离奥伦堡最近的步兵学校在塔什干,他被分配到这所学校。

两年一晃而过。瓦夏长得又高又壮,由于亚洲太阳毒,皮肤晒得黝黑。他还继续练拳击,成绩不凡,成了中亚军区次重量级冠军。他

写诗也有长进,写出的诗经常在军区小报上登载,主编费奥多罗夫是个经验丰富的新闻工作者,团级政治干部,他劝瓦夏不要放弃写诗,即使当了指挥员也不要放弃。

瓦夏在军校小有名气,他得过拳击冠军,又是诗人,备受众人注目。校长伊万诺夫将军(因在国内战争中作战有功,两次荣获红旗勋章)经常给他嘉奖、奖状和珍贵礼物,不止一次把他叫到自己办公室,问他有何打算,对他以后的服役提一些忠告,甚至还暗示,他毕业后可能留校任学员排排长。

毕业典礼计划在红军节那天,即1940年2月23日举行。要预先为毕业生缝制军官制服——军便服和军大衣,那天,瓦夏穿着样装站在镜子前端详自己,一想到爸爸妈妈看到一身耀眼戎装的儿子会喜得合不拢嘴,他就激动不已。脑海里还闪现出自信的念头:姑娘们(尤其是季娜!)会含情脉脉地盯着他看。她们怎么会不盯着他欣赏呢?小伙子体魄健壮,两肩宽厚,面色黝黑,镶金边的深红色肩章上缀着两颗红宝石色星徽,袖口上镶着带黄色边饰的深红色袖章,腰扎带黄铜扣环的军官武装带,扣环上的五星闪闪发光,稍一用力,武装带就会发出轻轻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声响,皮靴是软革的,一走路也会发出吱吱咯咯的声响,一听就知道是上等皮革,当然,皮靴刚从仓库拉来,没有亮光,不过瓦夏知道,只要一发到手,他会擦得跟镜子一样锃亮。

看来一帆风顺,瓦夏觉得,艰苦但又迷人的带有浪漫情趣的军官生涯就要开始了。

但是,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那种命运却给他做了另样的安排。

有一天半夜,当全连学员由于一天的紧张训练早已酣睡时,有三个人进了学员宿舍。他们走到瓦夏的床头柜前,把里面的笔记本和信件全拿出来,接着又打开背囊,把瓦夏搁在里面的诗歌笔记本掏出来。然后,肩章上是一道杠的大尉推了推熟睡的瓦夏的肩膀,为了不惊醒邻床,轻声叫道:

“罗马什金,起床。”

瓦夏望了望站在床前的几个军官，感到莫名其妙。

“穿上衣服，罗马什金，跟我们走一趟。”

在连部，还是那个大尉操着严厉的官腔问：

“你的姓名？”

瓦夏大惑不解，几分钟前大尉不是还喊过他的姓嘛……不过，他还是做了回答：

“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罗马什金。这是怎么回事？”

大尉说话的口气更冷了：

“瓦西里·罗马什金，你被逮捕了。这是逮捕证。”大尉让他看了看一张不大的方形纸片。“请你认识一下见证人。”

瓦夏望了望大尉所说的见证人，他们是学校的体育干事、上尉列奇茨基和教务处的一名少校，少校的姓名瓦夏不知道。

“请见证人证明，当着你们的面没收的全部文字材料，属于罗马什金。请你们在这里签字。”

瓦夏甚至没有发火，他呆若木鸡，觉得这是一场恶梦，幻觉马上就会结束，他会从梦中醒过来。

但是，恶梦还在继续。

※ ※ ※

一辆普通的小轿车，不是装犯人的囚车，把罗马什金拉到塔什干市中心的一个大院里。罗马什金从这个院外面走过多次，他不怀疑这里的地下室就是监狱。他一进地下室就被剥了个精光，从上到下搜了一遍，生怕他带进什么东西来……连肛门都检查过，肛门里能带进什么来？还让他将一块写着号码的木板拿在胸前，给他照了正面相和侧身相。不仅让他按下了各个手指的指纹，还让他按下了掌纹。然后，他被押出地下室，朝院子深处一个像狗舍似的小棚子走去。“莫非把我关在这个棚子里？”罗马什金心里嘀咕道，不过转念一想，这样倒好，没让他蹲监狱，这意味着将把他关在这个棚子里，直到查

明这是一场误会,是错抓,到那时就会放他出去。

不过,罗马什金的如意算盘不一会就被打得粉碎,棚子原来是地下的所谓内部监狱的入口,挡风雨的门廊。他由一声不吭的看守押着,朝地下走去,只见走廊纵横交错,通往不同的方向,电灯光把每条走廊的两排铁门照得很清楚。

地下监狱死一般寂静。让罗马什金吃惊的是,里面的看守竟穿着毡靴来回巡逻(已经是夏天!)

门栓当的一声,接着大铁锁咔吧响了一下,厚厚的包着铁皮的铁门缓缓地敞开了。罗马什金刚一迈进监号,大铁门马上就关上了,又是门栓当的一声,接着大铁锁咔吧响了一下。这时,门中间的小窗口掀开了,只听值班看守说:

“把折叠床打开。睡到明天早晨。白天不许睡觉。”

监号很小,门上方铁栅栏里面有一盏耀眼的灯,把像集装箱似的囚室的白色四壁照得很亮。囚室长4步,宽2步,墙上固定着一张可以折叠的木板床,跟火车车厢的活动座位一样,门旁边有一个马桶,上面盖着生了锈的铁盖,除此之外监号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因为监狱在很深的地下,所以监号的左上角有一个拳头大小的通气孔。罗马什金猜想:这是怕憋死人。

他一拉床板,床板的两条折叠腿便支在了水泥地上。床板上有垫子,但是没有床单,有一个装在已经洗破的灰枕套里的枕头,还有一床军用毛毯,跟军校的一样,只是又旧又破。

罗马什金没有脱衣服就躺下了,他想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琢磨一番: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逮捕他?他把最近几年的生活一一回顾了一遍,可是属于犯罪应受惩处的事一桩也没有。

门上那盏耀眼的电灯直接照在他的脸上,使他无法集中精力思考。他翻了个身,面朝墙,用毛毯把头蒙住。不一会就听到门上的监视窗吱的一声响,看守厉声说:

“仰着睡,不准把脸蒙上。”

“难道他一直在监视我?”罗马什金心想,“不可能,每个囚室都有

人监视,那要多少人?噢,明白了,怪不得他们穿毡靴呐!穿着毡靴定时走到监视窗前窥视,犯人们听不见。”

罗马什金一直没睡着。通过外面看守的喊声,他知道已经是早晨。

“收拾床铺,准备洗脸。”

他被领到臭味难闻的监狱盥洗室里,里面有几个表面磨损已经生锈的搪瓷脸盆,脸盆上面是同样破旧生了锈的水龙头。厕所的尿味一直漫延到长长的走廊中间,他在监号里就觉得,身上穿的囚衣也散发着臊味。

罗马什金盼着审讯,好最终弄明白究竟为什么把他关进这个地下室。但是一天过去了,没有传唤他。第二天过去了,第三天过去了,始终没有审讯他。“他们跑哪儿去啦?”他觉得很奇怪,“把一个无辜的人拘留这么长时间能行吗?”

由于整天站立或挪小步走——囚室只有4步长,他不仅腿浮肿了,全身也浮肿了。白天不准躺在床上。

到了第五天,罗马什金敲了敲门,待看守打开监视窗,他问:

“什么时候传我审讯?是不是忘了?”

“这不是我们管的事,该传你的时候会传你。”

“您给他们说一声,得把事搞清楚,我还要参加国家统考呢。”

看守冷笑了一声,说:

“你已经开始考试了。你会把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一一供出来的。”

罗马什金恼火了:“真是活见鬼。连这些人也知道底细,可我一直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过了一周才传他。他被押着走过一条条地下走廊,穿过院子,进了那座正面朝大街的大楼。

审讯室比监号稍大一些,里面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只有一张带台灯的书桌,一把侦查员坐的椅子和门口另一把供被审者坐的椅子。

侦查员大概比罗马什金大5岁左右,脸刮得很干净,细皮嫩肉,